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唐作梅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二

元　戴良　撰

鄞游藁第八

題跋

余巡公手帖後題

至正丙午秋良與臨安劉庸道同客四明一日從庸道閱篋中舊書得余巡公所遺貢尚書帖三讀之益不知涕泗之横流也初公僉浙東廉訪時良獲進拜雙溪之

上而師焉而問焉於是知公學問該博汪洋無涯其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疊疊若珠比鱗列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然放恣橫從無不如意至古詩詞尤不妄許可其視近代諸名公蔑如也他如篆隸真行諸字畫亦往往深到有漢晉作者之遺風嗚呼其盛矣爰自浙東謝事居太夫人憂於合肥淮南盜起行省强起為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累功至淮南左丞當其圍守時以孤城抗賊者幾十載其後援絶食盡猶血戰兩月

城始陷死之朝廷贈公攄誠守正清忠亮節功臣榮祿大夫淮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豳國公謚忠宣立廟以祀此帖作於守安慶之三年帖中云從軍雖極勞瘁心甚安之則公之捐軀報國蓋素志然也或傳公死之日神降於私第之前庭曰我有易說為賊中某小校所得當取以授吾故人某使刋之時公二子已遇害妻妾亦投井中死是書之存否皆不可知公在浙東時有所著易說五十卷良嘗請以卒業公曰天假數年

所見當不止此他日相示未晚意謂即此書也帖中猶欲就閩物色易書三五家以為亂思遺老之計則公於此書沒身而已矣公與尚書公有同朝之好時持節閩中故以此帖寄之後五年尚書公亦下世帖留其徒庸道處庸道以良嘗出公門下俾題左方昔尚書公之在閩也見公之遺事志以二十九言曰公之行不愧乎董賈公之忠烈不讓乎張許其文章可以踵班馬而繼韓歐善言公者無以易此矣良復何云哉公唐古氏諱余

闕字廷心元統癸酉甲科進士其歴官次第言行政治具見國史此不著九月朔日門生良謹書

跋錢舜舉所臨閻立本西域圖

此呉興錢舜舉臨唐閻中令西域圖中令藝絶古今張彦遠記歴代畫第為上品而西域圖實在所錄也葢當是時天下已定而外國初入貢故詔中令寫外國圖而於西域則奉詔其真蹟有李伯時題識者舊藏廬陵王侍郎家大觀間詔取上進廬陵令張達淳輩竊取摹之

於是有摹本彥遠又云當時王知慎亦嘗一摹搨而海外高麗等國往往有唐摹則此圖之傳世非特一本矣第不知舜舉所臨者果自真蹟中來耶抑亦摹本之所出耳因茅元禮攜至求題姑志所聞如是博雅君子必有能諗之者

跋孫伯敬所藏十八學士圖

宋徽廟居東宫日嘗親灑宸翰畫唐十八學士并書姓名序賛以賜近侍張公叔夜靖康初張以南道總管領

兵勤王其子慈甫從行慈甫之妻攜是畫南來有挾勢力索取之者令作贋本遺之丞相李公綱為製頌序乃以為閻立本所畫褚亮所贊而御書十八人姓名刻之豫章者即其本也張婦所藏真蹟後為參政樓公鑰家所得樓為天台倅時刻諸公廨中則天台所刻本視豫章刻有真贋之不侔矣石刻之在當時已難得其真如此況丹青之見於絹素者乎此本有元裕之張仲舉題識益京師達官家故物孫氏兄弟購得之信希世之奇

寶也韋謹襲藏以俟博雅君子鑒定焉

題貢尚書二詩

尚書貢先生晨坐公堂及公館夜坐二詩甚有陶韋思致予時病脾踰月偶讀數過不覺栩栩然去體乃知檄愈頭風古誠有是事哉

題貢尚書手帖

右玩齋貢先生與劉子明都事手帖言令子學多進益且留此後遣其回所謂令子即庸道也去之十有五年

而庸道遂以文學知名為貢門高弟使玩齋而在則待庸道當益厚不異韓昌黎之於李翺皇甫湜矣

題楊慈湖所書陸象山語

陸文安公之學由中庸尊德性而入故其用工不以循序為階梯而以悟入為究竟所謂傳心之學是已斯學也江右諸公多得其傳浙水之上傳之得其宗者惟楊文元公文元官富陽時獲見文安而進拜焉立談之頃即領道要故其所就卓卓視文安有光文安此帖有家

之興替在德義不在富貴之語蓋亦心學之所發耳文元書之以自厲且署門人楊某於後非有得於心學之傳者若是乎夫文安之學聖人之學也韓子謂求觀聖人者必自孟子始予亦謂求觀文安者必自文元始師程知慕二公取其言與字尊信而表章之是亦文元之徒也歟

題劉庸道浮海百韻

昔予觀木元虛海賦每疑其言漻潟淼漫不可端倪及

以王事航海自南而北過黑水洋抵登萊見所謂浮天之浪浴日之波有吞江納漢包乾括坤之勢然後知元虛之言為可徵非善於詠海者不足以及此今觀吾友庸道浮海百韻詩於是又知有庸道者也元虛之賦與海同其大而庸道之詩與海同其深其大其深皆海之為體然也兩人之所作相與為不朽矣雖然後之觀此詩者苟不親涉其境以求夫大與深者而目擊之亦未必不以予之疑元虛者疑庸道焉溟鵬井蛙夫亦以其

所見有不同耳妄議詞章者尚戒之哉

跋孫伯曆所藏絳帖

宋太宗購求前代法帖刻版藏禁中大臣初登二府者詔賜一本謂之官帖丞相劉公沆守長沙日以所賜帖摹刻二本一置諸郡一藏於家自此法帖盛行於世今所取重者絳潭二郡及兩劉潘趙四家所刻凡六本自餘無足觀矣然求其所從來亦皆官帖之苗裔官帖不可得下此惟絳帖近之葢其華潤有肉神氣動人非若

他帖之枯瘠也此本葢是絳帖無疑且其紙墨俱舊裝潢亦甚精緻誠可寶也二十年來禍亂相仍在在兵起士大夫家所藏舊物羽化殆盡而孫氏兄弟乃能保有此帖於分崩蕩析之餘神物於此固有黙相之者然是家遺澤亦可見其持久而不泯矣子子孫孫尚永寶之以無忘前人玩好

跋脩禊帖

右軍蘭亭序古今所共寳而入石者非一大抵當以定

武本為最勝然世之所傳者每有肥瘦之不同宋尤延之謂瘦者為真定武而王順伯則主肥者二公皆好古博雅其辨古今石刻真偽甚為當世所推重而於定武一帖所論不同如此何耶孫氏藏此二本一類瘦者其一差肥使二公而在當必互有所稱許矣其家尚寶藏之他日子孫有能書者當推此為書種

跋黄庭經

黄庭經為王氏父子所書者皆不可復見宋儒評其小

字殘缺者葢是永禪師書字差大者是吳通微書差長而瘦勁則徐浩筆耳此帖揭秘監稱其溫潤可喜當是世之善本第不知果出永禪師筆耶抑通微之與浩也東坡山谷輩復生當必能辨之矣

跋東方朔畫贊

黄山谷謂東方朔畫贊疑是吳通微所書觀其遣筆結體絶與通微黄庭外景經相類山谷一代名人其論此帖猶稱疑而不敢質後學尚何言哉

跋趙文敏所臨蘭亭序

前輩論逸少筆迹真者當祖之臨者宜子之旣鐫之石而又摹臨之者其屬猶近繼此益遠矣文敏所臨本豈屬之近者非耶然傳之於世真贋常相半此本舊藏四明袁德平家文敏與德平友善故書以遺之奉化陳士申慈溪孫原道皆德平姻家子原道得之於士申而士申得諸德平前後相傳不出他族其為真蹟無疑矣原道與弟原理皆善書其必知所珍矣

題馬元德伯仲詩後

元德騎鯨上天六七年矣平生詩詞流落人間者六丁取之殆盡獨此三詩猶為其弟鶴年所蓄鶴年聯之為卷且追書和荅之作併題四韻於後予得而觀之於是知二君之詩為足傳矣元德由進士起家嘗掾南臺宰定海守奉化昌國皆有善政可紀鶴年當武昌失守奉母夫人避地鎮江母夫人下世依元德居越臺省交薦其卓行俱以祿不逮養堅辭弗起元德之政事鶴年之

高風豈他人所可及哉則其所作之在世雖一詩律之微亦宜傳之永久而不廢矣昔東坡子由伯仲名德葢天下而後世以能詩稱予嘗歎息之然名德之重故世珍其所作葢理之固然二君之詩葢亦以是論之

倪仲權索予書所作詩文題其後

予㓜時好作詩文而未得其要每一執筆如痿者之欲行瘖者之思語不自知其力之弛而聲之窒也年踰弱冠從鄉先生柳翰林遊前後幾十寒暑始覺筆底如意

無前二者之病然可指笑者亦多矣今五十餘歲而來四明見先生所嘗與遊者曰倪君仲權一笑相顧年俱老大而嗜好特未除索予向時所作予客處既久舊槀俱已遺失姑手書近和陶靖節詩辭數篇以寄且戲之曰昔達觀禪師在宋初士大夫多以能詩善答稱之師笑曰解答諸方話能言五字詩二般俱好藝只是見錢遲仲權覽予所寄亦將指笑其繆耶抑閔所學之無補也

題米元暉烟雨圖

米元暉眼中閣烟雨胸次有邱壑故含毫和墨即澄心堂紙為此圖四明袁文清公居館閣時所嘗收蓄者也後為郡人夏叔宜家所得叔宜兄弟爭相寶秘每袖以相誇秦割十五城以求璧而荆山之人則用之而抵鵲豈非物以罕見為貴世固無定情耶文清久遠京國厭飫富貴之餘思欲一覩家山而不可得見夫畫筒所有而收蓄之宜矣叔宜兄弟居江山勝處一開户牖則千

巖萬壑不呼而登几格其於是圖亦收蓄而寶秘之如此何乃兼人之所好哉

題文與可盤谷圖

文湖州以寫竹名天下而山水人物世固未之覩甲寅之秋夏叔宜兄弟出其所作盤谷圖相示曰此葢湖州得意時筆也予為之把玩不釋手葢湖州胸次之高足以冠絕天下翰墨之妙足以追配古人去之四百餘年覽此一圖尚足使人油然感動如李愿初入盤谷韓昌

黎與酒作歌時也此圖係袁文清公家舊物監定真蹟無疑

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靈智妙心者也心之妙不可以語言傳而可以語言見蓋語言者心之緣也予觀此經其言簡而要融通而無盡學者尊信而敬持之庶幾言之所及即心之所緣而悟心成佛初無障礙矣然諸佛已信而持之者也學者今信而持之者也惟衆生類貪戀

生死飄流諸趣未信而未持因焚香三拜篆此一通以寄象先象先夙有護法閔俗之慈倘即是所書轉施而普告之則諸佛學者以至一切衆生皆得以無為法罔有差別而所謂毗盧海藏葢自象先啟之矣

題棲道人書華嚴經賛

宋初有棲道人者嘗閔世俗之迫隘手書華嚴經十萬偈於方冊覺範禪師為作此文賛之其發揚棲公之精進可謂無遺藴矣玉庭老師閔世之心有不在棲公下

而誦持是經之夙智通力又非但書寫之專勤而已然世無大手筆如覺範者為之稱賛予故篆其所以賛樓公者留鎮育王山中葢欲世之君子覿乎是丈則知玉庭之盡心於四種無礙而所謂願力之猛利心思之精特舉無異於覺範之所陳矣使覺範而在亦必以予為知言

題竹窗詩卷

香嚴閑禪師參道於溈山久而不契歸菴南陽遂擊竹

而有悟朽石師之有取於是竹得非慕閑之道見竹如見其人與題詠諸公乃多指白太傅竹窗詩為說曾無一語及本宗事此君有知當不聽受矣予至慈濟方與大年議論及此忽見冰霜面目凜凜窗牖間而高標拔俗充然有抱道者氣象相視一笑疑其為朽石後身也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二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三

元　戴良　撰

鄞遊稾第九

墓誌銘

王先生墓誌銘

王先生諱士毅字子英其先秀州人宋天聖間始遷紹興之餘姚累世讀書篤行為士大夫家渡江以來官王宮及太學者相望曾大父諱獻臣大父諱奎父諱賚皆

蓄德不仕而獻臣有文豪行於時先生天質秀敏自幼出遊學輒與凡子殊長益挺然欲以才諝自見稍試蘆花塲典史既而不樂為即拂衣棄去向南山而卧於是縱學無不觀為詞章務出於已不肯襲陳蹈故以隨人之後聞戇菴黄公講道慈溪之杜洲遂往從之益知道德性命之奥自是學愈粹而行愈高權貴人有欲强起為禄仕者先生確乎不少動隱居鄉之上林環堵蕭然充若自得雖簞瓢屢空妻子清坐相看亦未嘗有憂色

鄉之人咸徘徊顧慕凜然異其為人以之革心易貌者
至衆鄰有梼峯岑君先生友也素以氣節相高每當月
夕風晨必為之握手歔欷行遊湖山間或臨流飲酒或
登高賦詩有負塵之思焉先生晚益嗜酒與所過逢醉
飲竟日夕不厭家以匱乏告則笑曰我道固爾也平居
好誦陶靖節詩愛其風致絶人有陶潛千載友相望老
東臯之句而自署其號曰東臯處士云娶晏氏宋元獻
公之七世孫生子男三曰在曰珪曰坦在有學女一嫁

為士人妻先生以至正丙申九月十五日卒年七十二卒之年某月日葬於梅川鄉石人里先塋之次予東遊海上在來徵墓銘為閲狀而歎曰詩云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國朝之盛也文武並用人才輩出可謂野無遺賢矣猶有隱處衡門如王先生者乎乃為其銘曰

辭必己出陋剽賊也學根道要愧葩飾也化洽乎鄉閭行之積也舉世溷溷獨予潔也之死不易心有隱德也刻銘墓門徒者趨而車者軾也

元中順大夫秘書監丞陳君墓誌銘

元有循吏曰陳君文昭而今亡矣其孫汝賢持烏本良先生狀來言於予曰先人卒且葬不肖嗣以歲之不易未及徵銘於當世立言君子凜乎先德之日就泯沒是懼惟夫子圖之乃退考其狀及所嘗知者序列而銘諸君諱麟文昭字也其先閩人有諱堯叟者與其弟堯佐堯咨俱遷相州堯叟之後為閩王參軍記室子孫散居閩之福清後又自福清徙溫遂占籍焉曾大父傑大父

楠皆隱居以終父珏泉州市舶司吏曰以君貴贈承事郎同知溫州路瑞安州事母毛氏贈宜人君天質警敏自幼躬孝踐行屹然如成人瑞安公有疾君侍湯藥不解帶者十有四月迨革復刲股和糜以進乃尋愈後捐館君哀毀踰節家有遺資則悉取以與弟若妹寸田尺宅無入已者以故貧益甚晨昏不能具饘粥然負氣自振為司縣小史數以直言抗上官或咎君君笑曰我志豈若所知耶一日從南溪父相問已所宜相者謂曰公

嘗以經術進高科可芥拾也君聞之心喜遂一其志於學時年已三十積數歲兩試江浙鄉闈不中因留吳教授吳中子弟而户外之屨常滿至正甲午以易經貢春官廷試對策百餘人君獨指斥時事無所隱或疑其過直君曰今天下多故使吾言得達上聽雖得罪死無憾也會掌文衡者亦欲甄拔直言以厲其士氣遂寘君乙科授承事郎慶元路慈溪縣尹自元任吏事吏每竊弄威柄獘久難遽革君至求縣之寓公與士大夫之賢者

即其家問事父老來見亦時時語次尋繹鉤其隱伏以相參考又放古為缿筩虛中而穴其上置諸鄉校令民有所欲言投書其中而削其主名由是縣大小事無不周知吏大驚以君盡得其受取請求狀噤不敢出一語惟抱文書呈署而已時屬兵興郡縣誅求急若星火而上之賦下又往往扼於豪右莫克均齊君乃亟取其産而分計之第以等級榜諸通衢仍選士民開敏有才者二十餘人分任以事務使均其所出毫釐不敢有所重

輕民之趨事者皆曰縣大夫神人也環以相告歲貢春
茶有司並緣為姦利君計其常額以平價市之比舊十
減九後遂以為法縣之鳴鶴鄉有界塘在餘姚界霖雨
至鄞江之水輒衝潰塘塘潰而鳴鶴沼矣君乃去塘五
尺許楗木籠竹加土築之而甃以石使民歲歲無水患
是鄉瀕大海亭煮鹽輸兩浙轉運司或私鬻則杖而鈦
足以徒甚苦君言於司聽民相貿易亭始便安之宋楊
大隱有道之士也墓在南山下為里人夷其封樹藝麻

麥其上君為正其塋域植碣表其墓淮寇陷湖州所在
繹騷適有朝旨令郡縣團結義民以自守君曰教民知
戰古法也乃親閱丁壯教之擊射坐作得若干人用司
馬法立隊伍分隷左右諸鄉日夜部勒無不精練而且
申以條教與衆為約置耳目手足之人以公其誅賞立
三等九則之法以通其財用行之境中悚然畏服有豪
黠蘇姓葛姓者怙勢奪取民財陳姓亦横恣無比則悉
捕致諸獄瀕江南岸曰綱灘惡少年嘯聚徒黨為盜則

督士卒奮擊磔屍江上鄞縣之夾塘有劇賊傳舍者亦
時出為近縣害則潛引壯士格殺數人因盡縛之斬以
徇自是暴者消寃者平遠近愚民無一犯法者君以古
者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皆輔成王化以教民令民有小
事不能至公庭則命鄉正處決上下相維情不可隱卒
使鄉之大小偷皆自首歸其物奪人婚姻田宅者皆吐
實自新及有父子兄弟夫妻婦姑之不相能者亦莫不
交責改行長老以為自開國以來治慈溪者莫能及四

方名人鉅公聞君治化日行往往自遠來依君待皆得其懽心浙東戴僉事按治四明適副閫帥者横甚至刼之兵且欲執以逞戴窮蹙歸君君納而禮之帥亦直君不問進士董朝宗病且死託之以後事君為殮葬仍率義士助田三十畝於是譽報日聞臺省亦欲倚君為重權陞浙東副元帥領慈溪縣事如故君以所在州縣多陷没方欲與民相保障以俟天下之定俄而方左丞駐兵郡城單騎往謁方忌君留之不遣或說君潛歸為自

守訐君不忍危其民即盡散其兵為農方以君既勢失
陳兵脅之君正色曰吾先朝廷不可以兩虎鬬故隻身
以至殺我非勇也方愧悟謝過然卒置君海上之岱山
比行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奈何舍父母乎
君至岱山即著道士衣冠而舍其宮治田葺園種牧以
為食無纖毫芥蔕意後仍紿以足疾倚杖蹣跚出迎客
方使人覘之益不疑君以海鄉僻陋為興岱山書院嚴
師弟子之職暇日復與其里人聚石為臺陳簠簋爵斝

盛升降揖讓如鄉飲酒禮父老見而榮之爭令子弟為學變其習俗且名其臺曰陳公臺久之益親信君事有不平俟君一言而解頑民亦知敬憚諸山酋長掠財物於外輒戒其衆曰勿登此山有陳公在也已而朝廷起君戶部主事佐尚書貢師泰往理福建鹽賦尋改溫州路瑞安知州君度不能行俱以疾辭丞相河南王總戎太原承制授君中順大夫秘書監丞亦不赴君留海上十載移郡城又三載而版圖內附於是南遊閩中未幾

竟卒閩之寓舍越數月汝賢扶柩歸溫卜葬永嘉縣赤
唐原先塋之次君生於皇慶壬子九月十七日卒於洪
武戊申九月二十日次年十二月乙酉葬之日也配毛
氏封宜人子男四人長曰汝明早世次曰汝賢即請銘
者曰汝翼幼夭曰汝弼女二人長適同郡項恕次在室
孫男三慶童鄮童善童孫女一君博學彊記於書多所
考論而尤粹於易平居貞直寬恕淡然無所嗜好衣布
衣如錦繡啗糲食如粱肉不求備於妻孥不致嗔於臧

獲不忍勞其下室無姬侍庫無留資父有養子爲君兄既沒蓄其子如己子輕財重義德洽於戚疏其在官剛毅奮發而有爲不阿上官不承風旨而虛心下問謙謙能受盡言與人交篤於故舊然性公直凜焉不可干以私故其生也見者無不愛敬死之日聞者莫不哀焉海内兵起生民塗炭元之守令於是爲難君與紹興路録事司達嚕噶齊穆爾古蘇餘姚州同知托卜嘉皆練民爲兵守要害以禦暴立保障以生聚境内之民賴之以休

息然彼二人區區不量輕重搆怨强臣刑戮不旋踵君獨善處權姦免禍亂世生有榮名死有遺愛庶幾哉古循吏之遺風矣銘曰

元季世兵四猘有令如君民乃愒曳儒裾提將符姦宄屛勦伏以逋彼業業此怗怗坐堂彈琴仁化洽名之馳忌之歸海酋擅命矰弋機才不及究而老吁其悲

真逸處士夏君墓誌銘

四明夏璜將葬其父處士君前事之月以凶服踵予所

館句文其冢上之石且曰吾先世居郡東鄞江上單宗弱允幾不能家吾父蚤歲即慨然思奮嘗語人曰吾世浸衰吾不能服勤自立不名為人乃度定川之白砂舟車輻輳可以治生植資遺因挾其仲及季俱往心經意緯勾檢朒贏不數年間遂甲諸室於是即所寓為廬舍以迎吾祖從家焉於時兄弟八人方散處兩縣間吾父不忍骨肉之分異乃益大其居宇為聚族計而伯氏首挈妻子以至同室而居同爨而食盎雍雍如也吾父善

處倫理而孝友本乎天性茍父母之所愛雖已甚惡必致之父母之所惡雖已甚愛必遠之起處云為不以已一於父母而已事其兄如事父閫以外其行不敢有出焉事兄之妻如事母閫以内其事不敢有專焉以愛已之心愛諸弟以字己子之心字兄弟之子女弟適人而早寡有子方稚則悉取之來撫之終其世其於鄉黨州閭有無通之休戚共之而飯飢襦寒藥病槥死率有常度由是譽聞日著諸公貴人數款門問勞顧不可强之

仕即薦集賢院開而嘉之為錫其號曰真逸處士云生於至大辛亥十一月八日以至正乙巳二月二十日終於家葬鄞縣十都徐奥之原吾母包氏生子男二人長曰瓚即吾曰璇其弟也女三人適李進李順德其一未行孫男復謙孫女尚幼予曰世之大夫士恒喜譽貧而詆富嗚呼富豈可詆也哉書曰既富方穀又曰資富能訓則富者固所以為善之資也而豈可詆也哉今處士既能資富以為善而其二子又方知崇父德匄文以圖

長存可銘也已處士諱榮顯字仲和祖諱祖貴父諱文華妣陳氏銘曰

古有經界井地以均家既有養亦富於鄰後世法壞盈歉日分不處乎泰曷濟夫屯故處士厚利而骨肉蒙其義閭里厄貧而處士施其仁吁嗟乎後之人尚勿踐其穴與墳

元故冲元處士羅君墓誌銘

至正癸卯十一月辛丑冲元處士四明羅君卒年八十

後二年十一月丙午葬於鄉之鳴鶴山既葬其子康乞余銘其墓余以不敏讓而康之請益力曰無銘是無諸孤也乃為退考中書左丞危公素所為旌門記及御史中丞伊嚕布哈公翰林承旨張公翥翰林學士張公以寧秘書少監揭公汯所為詩若序采掇其世次行事而銘之處士諱世華字明遠集賢院檄為冲元處士其姓羅氏羅葢世有衣冠歴漢魏晉宋仕者不絶唐之季年有為鎮海軍節度掌書記者曰隱以文章節行為世名

士隱葢虎林人其子鎮東節度推官曰塞翁攝四明之慈溪令始徙家焉塞翁之後曰明復曰謙嘗中宋嘉禧四年淳祐六年進士第於處士為高曾祖有曰絅者家饒於財樂善好施與鄉邦敬愛之稱為衣錦居士處士之大父也曰善卿者恭儉朴茂而敬宗睦族理家恤鄰具有節法處士父也善卿有子五人長即處士次曰世英曰宏惠曰天錫曰世昌皆以高年聚居扁所居堂曰春風深衣幅巾蒼顏白髮望之如列仙浙東部使者以

五人之壽上其事於朝請旌異之而復其繇役亦既報下如章而鄉之好事者復用洛社故事繪以為圖從子溫州路照磨閭攜至輦轂之下一時公卿大夫咸賦詩題詠傳觀中外嗚呼盛矣處士體貌魁偉鬚髯秀整而孝友之性本乎天質事先府君謹甚凡其志之所欲為必順而服行之無所勉强即不欲者不使纖芥置諸心然内而家事外而公役侍側無虛日先府君年考益高而能以禮自處為時善士晨昏之助為多其後卒且葬

處士結廬墓左且穿旁穴以待他日從葬焉曰古有廬
墓之禮吾不忍以死生異也其待諸弟尤極和孺之情
事有難處一以身任而不使之知毋夫人死時季弟方
晬處士扶持保抱至於成人及接諸子姪未嘗有疾言
遽色或不可其意則引咎自歸期於感化子孫五十餘
人至今無一人酗酒為不律事家教使然也至於遇姻
族處黨里亦皆盡其恩意飢饋之粟寒遺之衣歲以為
常鄉有獄訟有司所不能決者處士片言折之即及迎

縷解悅服而去里多凶丁䀼户或窘之不支處士輙資以已力公私賴焉平居謙恭信厚寛而有容雖臨大事遇急務亦儼然自若不少有動於中其德量邁世標望絶人士大夫每稱舉以厲其士俗至卒之日聞者莫不哭泣相弔曰世豈復有斯人哉娶同邑朱氏先卒繼童氏俱有婦道子男六人長曰裕次曰芳曰益曰恒曰爇其一即請銘者女三人長適定海陳均和次適嗚鶴埸司令同里方景良季早世裕長女朱所出爇庶出餘皆

童氏生也孫男十三人孫女九人曾孫男三人余頃北遊京師往還東海上求處士之廬謁焉而處士之死久矣然見處士諸弟及其子姓若干人皆恂恂雅飭恭謹有禮而仲子益尤紹德踐行綽有父風嗚呼若處士可謂化行於家以道始終者矣銘曰

東海之濱是生俊人高冠岌岌傴以身有德有年有子有孫有弟合食義且仁乃降旌書爛其盈門厥聲孔播行亦尊一朝死矣日遠而湮我作銘詩永其聞

元贈亞中大夫台州路總管追封延陵郡侯吳

君墓誌銘

歲至正乙巳余由海道抵京師問舟於四明始入國士有吳瑛者執雉請見出當世名公卿所為文一編志其家之五世同居事甚悉予得而讀之固以知其世德之深厚矣後一年杭海南還復舍瑛旁近地而瑛以先府君墓銘請復閱家乘行牒益知其教忠之報不可重誣也吳氏世為桐廬人後遷明之鄞縣有諱升者登宋大

觀三年進士第累贈中大夫生子五人俱以科第顯其季秉信官至中書舍人兼給事中吏部侍郎逮事徽廟歷高孝二朝自是子孫世其禄百有餘年衣冠相傳為鄞著姓至諱澄者始自鄞徙定海府君之大父也澄生大堯是為府君父大堯無子以方氏子入為後是名來朋即府君也㒷入國朝無仕者後以府君仲子璋貴贈大堯朝列大夫同知溫州路事騎都尉追封延陵郡伯府君亞中大夫台州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延陵郡侯

府君字友文自幼稟性恭謹而孝弟之行不勗而成事溫州府君無違志遇親舊接黨里周而有恩姻族之孤寡以田給之里役之煩擾以財助之綱維其急難而剖析其是非一鄉之内不懼於有司而懼府君之一言年幾五十遂韜光養晦不復有志於當時卜鄞縣桃源之鳳棲山以居日從逸人達士盤旋山水間窮深極密若將終身焉於是有子三人俱有仕資一日命之曰吾其老矣爾三子者宜及時自厲出為國家致分寸力而父

不足效也璋乃奉命北遊帝都起家巡防百户督運中原陷紅巾中抗節弗屈四載朝議嘉之擢海道運糧千户其後海運有功制陞海道都漕運萬户紫衣金符隮秩三品而卹典荐被光昭二代嗚呼此可見其教忠之報矣府君生於元貞元年二月七日卒於至正十七年四月九日踰月葬鳳棲山下娶同郡張氏有婦德先七年卒追封延陵郡夫人繼孫氏亦封延陵郡夫人子男長曰珪平江路吳縣主簿次即璋幼即請銘者台州路

天台縣尉嘗從縉紳諸老遊有學行女嫁邑人鄭信皆張夫人出也孫男六懋和懋功懋德懋信懋中懋昭銘曰

生不祿食死有侯封天雖嗇乎其始而於其終也豐矣

元故處士唐君墓誌銘

處士唐君既卒之二十有八年其孫賓元謁予錢唐寓舍乞文以揭諸墓且曰先君之棄代也賓元方在髫幼孩甚騃莫省所圖後逮事諸父始聞稱述其遺行以教

益七歲就學操觚槧如素習而秉志不凡動異羣兒大父愛之甚每撫其背曰噫我祖父以簪纓遺胄而濟其德美顧幽而不揚異日亢吾宗者不無望於是子也伯祖知州府君殊嶄許可每見即奇之曰唐氏世胄在此而已既長益耽於學有進取長才父乃命之遊京師挾奇策以干諸公貴人時以母體久羸不欲行迫之乃浮海而北渡黑水洋至登萊界天忽反風舟南漂三晝夜夢寐中如見母遘病有忍死待兒之語驚起覔所在則

舟行已近家即登岸馳視之而母果病棘遂泣禱上下神祇得尋愈天相孝道彰彰如是也又嘗侍母氏有聞如諸父之謂且具教曰汝父自海上歸益無意仕進獨脩其政家庭間其事父母恩而和敬而順每遇盛怒必下氣低顏微言以悟之冀得其歡心乃已其待兄弟溫恭友悌雍睦惠諧五服之中雖或分門以處割户以居而必親必愛不翅若同堂其在閨門媟慢之氣不形忿懥之色不兆為夫婦十有餘年賓而禮之若嚴君焉又

泣謂曰汝父行不負於神明德不愧於士類而竟止於是豈食其報者在汝後人耶吾自汝父死每鬻簪珥質裳衣延師以教汝使汝兄弟不失身賤夫奴隸之為者知汝父之有子也及汝之子長吾復督汝教之如吾之教汝者知汝父之有孫也吾雖不能必汝等之成立然能必汝父之有後也汝宜知之賓元泣而識諸心不敢忘惟我先君有德有行而不肖孤不能以盡知幸而有聞於諸父與母氏者又不得令辭以登載綿歷歲年以

至於今而猶强顔斯世者何如人也先生言可垂後而志在恤孤其尚有以益覆吾唐氏也哉敢固以請予謂賢者貴而仁者夀天之道也處士君宜貴且夀而卒虚其應天道之難明也嘻乎甚耶遂悲而受其辭處士諱榮祖字景輝其先蜀人與子西先生同譜系因仕徙汴六世祖百二居士復自汴南徙即四明之定海家焉曾大父諱惟忠大父諱霆之父諱茂宏娶姜氏有賢行寡居幾三十載大節皎如飈於姻族生子男二人長即賔

元次曰璲賓元璲之未生也處士嘗抱幼弟以為子命之曰珍三人皆知讀書勵行有處士遺風女二人長適姜賓和次適王子志孫男三人曰文與曰林曰太平孫女二人俱在室生於元貞丙申八月二十二日卒於元統甲戌十月二十八日年止三十九墓在家西一里許古唐村之原銘曰

豈才之劣而不顯榮豈行之愆而不久生彼皆掌其慶此獨厄於命爾子爾孫其尚俟夫天之定耶

鄞沈明大墓誌銘

明大既卒之明年其壻唐轅代致孤子源之言曰先人生無聞於時死宜得銘以傳而世之知先人者復鮮先生愛轅以及源且重知先人則先人之緒言遺行將先生是託惟哀而執筆焉予往歲遊東海主定海尹汪君以敬時轅與源俱受業汪君之門而明大未之識也其後明大延致汪君於家俾子若壻以卒業予始因汪以往謁明大明大為之刲羊釃酒縱飲盤隱軒或擊缶而

歌或拂衣而舞有戀戀相歡洽之情後二年汪君既沒予往明大問訊焉而明大亦死矣嗚呼其忍執筆而銘諸明大諱輝卿姓沈氏其先呉興人有諱陵者呉越王時官四明遂家焉五世祖清遐居士文彪以奥學峻行與楊文元公為忘年交嘗別築亭館招文元講道其中命子民獻塤劉厚南執經座下更相問難而高風遠韻萃於一門曾大父邑鎮江府教大父櫄孫父如翁皆處而不仕沈氏累世富饒至明大而家益落明大削衣貶

食以度艱虞儉設薄施以致充裕中年而降益大治園田耕稼以自足無捨已為人意人有勸之仕則辭語之以隱德則諾一日源將從祿藩閫明大斥之曰吾家以詩禮相傳棄儒而即吏非吾志也立止之惟教之勤儉艱苦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皆躬操井臼而不為勞汝忍忽忘以求逸耶明大自奉雖甚嗇然遇人多恩有餘財間以周親舊之急而最喜與賔客故人相娛樂其有過逢輒相從飲酒醉即慢歌江左諸賢詩詞蹲蹲起

舞連日夜不厭平居質直不阿人有過恒面折之苟得
一善亦嘖嘖稱道不已以故莫有怨嫌之者於是變故
日臻情煩思擾但語身世事輒泫然流涕益久而成疾
越數月遂卒明大生於至大庚戌九月十九日卒於洪
武已酉三月初七日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其配
唐氏有婦德子男二長即源次溥女一嫁轅配之姪也
孫女二俱幼銘曰
惟沈之宗實熾而昌至於清遐事文元以彰其子其壻

理學則紹伊清遐之教文元之道明大之生遭家孔棘為瘁為艱以有衣食迨至末暮纂序清遐乃延碩師以淑其家曰源曰轅亦克允蹈覲明大所立於先有耀猗歟明大宜顯而揚既明且慎卒處以藏善積於躬澤及其子沈之有後庶其在此

元贈江浙行樞密院都事劉君墓誌銘

君諱天祐字祐之姓劉氏其先山東人也後遷河南之杞縣六世祖興仕宋從高宗渡江居於杭故又為杭人

大父汝良宣德郎判登聞鼓院父元龍君生而凝重不
好戲弄父死時雖甚幼已自卓立如成人能葬父喪及
大父母喪之未舉者人謂劉氏有子矣其後稍事生業
家益裕乃痛念父不逮養而一其孝於母飲食供奉惟
母之所嗜外祖母寡居浸老君迎養於家沒而禮葬之
凡所以安母之心者無不至一日君失配偶内雖甚悲
悼而外無憂容曰恐傷母心也及母卒君持喪盡禮比
葬有雙鸛巢墓上久而不去葢孝感所致云君蚤從吾

行先生學綜覰經史涉獵諸子百家為人質實無華恂恂畏謹甚其接親戚交朋友一本於誠敬而遇鄉曲尤有恩人有質錢者久而子本俱不償則取其劵焚之君蚤食禄於時後以母老棄不就年將七十始因子貴封從仕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都事踰年遂卒至正二十三年十一月三日也得年六十九卒之明年三月壬午葬錢塘縣之履泰鄉配陳氏先十四年卒追贈宜人與君葬同竁子男二人長文德從仕郎福建等處行中書

省左右司都事次文質兩浙都轉運鹽使司書吏女二人適吳興沈佑滎陽鄭友仁孫男七人曰中曰申曰本曰用曰庭曰庶曰永中慶元路儒學教授申汀州路蒙古學錄餘皆未仕君既葬中以都事君命持嶺南肅政廉訪司知事王魯之狀授予曰求為銘銘曰

行孝而敬學擅而正邦之傑兮鼎不挂車笸不持盧顧子子兮惟德之肖惟忠之教啟後烈兮國慶既施命服有輝亶昭晰兮我作銘章以貢其藏為善者之轍兮

元逸處士夏君墓誌銘

君諱榮達字仲賢姓夏氏四明人自少懷才負氣不肯受人侮辱轢蹙然家故貧又無資地可以圖進取一日歎曰與其進退皆困莫若擇一要津為貨殖謀幸而遂我志可舒乃以定海之白砂為宜遂自鄞縣徙居之其地當海舟泊步處而絕海之商通蕃之賈往往貿遷於此君為之數年泉餘於庫粟餘於廩而定海之言富室者歸夏氏君於是益大治廬舍中為奉親之堂而虛其

左右諸室以俟兄弟之合居仲兄季弟合居已日久而
伯兄亦繼挈妻子至女弟適人早寡一子在幼俱取之
來一家之事悉身任之無巨細其有費處分者亦毅然
竟往不見有顔色曰葛藟猶能芘其本根況人乎父嘗
被陷私䣜事吏讞久不白君泣愬有司即平反以出又
嘗為郡司稅曹氏所搆且誣伏君百計雪其寃不克曹
蓋西州巨家在位者多向意助之一家盡駭君曰無若
吾第愬之肅政司父枉可伸既而果然曹亦以是黜鄉

民有以鈔法被收者吏受賄聽其偽指君以次兄亦在

株逮中為白諸上官即日釋去里楊姓為鄰雠中傷當

坐君盡力直之李氏孫貧而願學君育而教之林婦病

亟當服叅附靈砂諸貴細藥而無資以致君出所藏濟

之君讀書雖不多然雅敬賢士夫而聽其話言子若孫

必延名師儒以教雖臧獲賤隷亦委曲嫗煦得其心平

居和易恭謹恂恂如懦夫至其為義則踔厲風發勇不

顧前後其所樹立殆不可及集賢院聞而嘉之為錫其

號曰元逸處士祖諱祖貴父諱文華皆有隱德娶蔡氏
孝順祗脩克為君配子男一人曰琛女五人長適王收
次適陳關其餘幼也琛有孝行屢嘗封股已母病昆弟
八人君於次為第四皆僇力起家而君之功居多生於
延祐甲寅十月五日卒於至正辛丑八月四日以癸卯
十一月十九日葬鄞縣界中蔡氏後十年亦卒與君葬
同穴嗚呼世之人當父兄安居無事時亦孰不以孝弟
稱哉然一旦遇禍患落陷穽不能一引手救反煦煦孑

子以相咎者有矣此其齷齪無為視父兄如路人聞君之風亦可少愧哉君前時遭家之困急於自為故所就僅如此使其出而為人取一城一障乘之則徇忠報國以敵愾於當時者要必大可觀矣惜乎才不為世用志不行於時也君卒之若干年琛以其師陳剛之狀徵予銘遂銘之其辭曰

貧不奪氣富不失義維士之雄踣强折姦卒直其寃乃才之充及至守身卑讓朓朓何行之恭我作銘誄以載

厥美垂之無窮

故翰林待制致仕汪君墓誌銘

前定海縣尹翰林待制致仕淳安汪君既卒之明年其子循屬君之從甥俞溥考次君之官氏邑里與其行事之實為狀以書來告曰先君之葬既得日月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孫也敢請葢予嘗由海道往山東候海風於鄞君時治定海朝夕過從甚相好予後復客鄞而君之去定海已久鄞之人談君之政猶亹亹不釋口

若君者非獨平生之舊可哀而其為政於定海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乃為誌其墓而銘之君諱汝懋字以敬其先歙人唐忠武將軍越國公之子廣遷睦之青溪今淳安縣也曾大考南强宋户部架閣官大考夢發考斗建倜儻有奇志在京學嘗率同舍生伏闕上書攻賈似道誤國至元内附從蛟峰方公講道石峽書院君自幼端謹不好戲弄而警敏絶人讀書數過輒不忘稍長從吳朝陽夏大之洪本一三先生學治經後

以春秋試江浙鄉闈不售僅中庚寅乙榜考官柳公道
傳有遺才之憾特薦君行中書授丹陽縣學教諭再調
青陽會壬辰兵起率鄉兵捍縣境平章伊嚕布哈爾公
統大軍至以功舉陞鄉郡教授僉憲哈喇琿公又舉充
浙東帥府令史副都元帥巴延布哈德濟公又舉攝鄉
縣君初不欲就元帥公素奇君謂曰親老顧擇祿耶君
矍然起就之後調將仕佐郎浙東帥府都事未幾授登
仕郎慶元路定海縣尹兼勸農防禦事居位五年乃以

老病乞致仕守不從即扁舟宵逝朝廷嘉之以前職致
仕階文林郎已而版圖内附君間關歸故里明年己酉
七月十有六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二某年月日
葬某鄉某原君於書無所不覾為文章操筆布紙數百
言立就事父以孝閘為人恂恂蹈規矩持已約而廉與
人交盡其義或有所不合遇之無厚薄居官一以樂易
為務而按姦發伏世吏莫能抗御吏不察察然終任之
間不使能得一錢於刑寧失有罪不肯法外傷人於賦

斂度民所當輸乃與為期會未嘗取疾爭先其為民興
利除害若嗜欲疾痛之在己所至必以教養為職業始
任丹陽復侵田一百八十畝脩先聖廟建先賢祠宇作
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興於學其在浙東在鄉縣皆
有聲浙東以慈恕簡靜贊上官釋溫慶之民被誣以盜
者數十百人鄉縣甲民誣乙民聚衆為不軌守檄君覈
君還力白其實非守是君所白悉縱之乙德之曰非汪
公吾屬如何矣在定海時益以禮讓化其民民有兄弟

既分而復合者有讓爭田而不取者亦有婦勸其夫以和義者君皆造門獎厲不使有所懈他郡富人僑居縣南鄗同邑子盡殺一家而以其貲去久之罪不正逮繫且百人君驗治三歲皃盡得其隱伏殺人者論死餘皆釋不問有盜夜刼民財民疑其鄰愬之官君時適公出其僚鞫鄰使當罪君察其寃為變其獄辭僚恚出語訕君君不為動既而鄞縣獲眞盜事遂白民有酤釀佃人家佃人被醉夜歸以杖擊其壁壁壞甕缶盡傾壓酤釀

人亟起護其器偶中擊即死縣議以故殺君從容一言使吐實得減死論一嫗有布在機夜失去嫗愬外人盜君往視之獨鞫其壻使首服後果得布人問之君曰吾視其實不可以容人而室中他器無所取故知非他盜聞者皆歎服縣多虎或入市郭為民害君齋戒禱之神明日衆見虎浮江往他境嘗宿南鄉廣嚴寺聞虎咆哮君衣冠夜起禱之如前時詰朝有樵入山見虎伏地臥集衆逐之乃死虎也事傳京師翰林承旨張公翥為作

贊歲比旱君行赤日禱鴈潭見雙鴈飛舞導前有雲勃勃起潭所雨乃旋作後復禱十龜潭有龜浮水出其雨亦大至君之為政類如此娶方氏贈恭人子男三長曰復出為伯父後次即請銘者李曰嶶女二人長適方翊次適胡斌孫男二鑄鉦孫女二俱在室初京學公無子晚歲始得君當君未生時嘗抱胡氏甥會之為之後會之又無子因遂命君後之君以父命事之如親生其後會之欲正其昭穆乃為文囑君俾復為兄弟君泣拜已

謂諸子曰終吾身以父事之死後正名可也故當屬纊時始命子復後會之天倫父命庶幾兩盡之矣君所著書有春秋大義百卷深衣圖考三卷禮學幼範四卷善行啟蒙四卷歷代紀年四卷山居四要四卷遯齋稾三十卷藏於家觀君之所立可謂有古君子之遺風非耶然自顧利冒恥之俗興士多矜智飾名譁世以取寵行己居官一切從事空文而不忌其能嗇外脩內蒸蒸德讓如君者世固不之貴而亦莫能知之也故於君之事

予喜為之見於文使後之知君者得覽焉其銘曰

神徂聖伏道久隳𥘉士俗靡靡日以卑外固藩飾内則非謂名可盜世可欺衆方慕效君獨違顧取絃歌化海陲棄捐斤斧引纆㡸窽實靡訂識者誰有儒一生心獨知為編隧行述銘詩聲名自可百代垂噫君雖死其何悲

明故太素處士趙君墓誌銘

太素處士趙君既卒之始年其孫致書鄞江之上而泣告曰先人有遺言焉我死必求戴子銘戴子吾姻婭也

知之為最深其銘我為宜子受書而長慟益久而不忍措一辭也已而名命遠臨有司交迫上道甚急其孤復俾吾兒來促銘且曰不得銘則不肖孤隕命於先人無以畢兹窀穸之事矣敢固以請予復受命而長慟乃於道途倉卒之際收涕而序之曰君諱良賢字思復晚乃自號曰太素子其先汴人系出宋宗室有諱不玷者官浦江因占籍焉曾祖汝但祖崇𥗼父必俊世稱梅石先生母朱氏先生故諸王孫天性倜儻左右事之難得意

朱夫人亦性嚴氣烈諸子中莫有當其心者君獨先意順承以孝以養而滫瀡之奉曾不以家窶而廢豐以故父母愛之恒異於他子兄弟四人而君居其季君咸事之如事父其伯兄太初翁早受道家無為之說黄冠野服蕭然有出塵意君竊慕效之故友愛為特至二姊一妹皆不以既嫁而稍疏而於仲姊為尤厚仲姊則予妻每語予曰吾與季弟自幼至老無一語之不合一事之不諧真得手足之誼者也於是二兄俱即世其一兄又

遠處淞上歲時不得以會聚乃愴然有慨於心率諸從子詣祠堂神位前反覆告戒號泣為誓約務使居同室食同爨斗粟尺布莫敢私每旦雞初鳴躬率諸子諸婦與諸孫拜祠下退坐堂上長幼以次序立俯首聽誨言如是者若干歲或謂君執禮太嚴而不克以有終惜哉君娶同邑黄氏有淑行生子男二人長曰友鍾次曰友鎧俱善守先志女一人適戴思忠孫男三人季晏季煜季昂君生於元至治壬戌八月十有二日卒於國朝洪

武十五年四月初九日辛後以其年十月辛亥葬縣東九里森塘之原與黃氏合窆焉君性剛而志柔言激而行粹孝友之懿實本乎天質與人交慨然推腹心而於恩誼為最隆也讀書取通大義不屑屑章句之末晚慕黃老長生久視之術久而粗若有得一日病癰即索湯沐浴囑以後事命置棺於後堂怡然而逝嗚呼若君者可謂遊戲生死者矣予與君幼同學壯同里閈老同志顧以人事之不齊餬其口於四方而不獲旦暮同起處

偶一來歸則拳拳焉以葆精毓神之要相勉勵期久住於斯世曾不幾時君僅以中壽卒而予又以禍患餘生未卜死所回視向者之言恍如夢寐則君之行事尚忍執筆而銘之耶然二孤之所託不可以虛辱而君之遺命不得以重違也姑序次平生梗概與卒葬歲月而繫以銘曰

尊正學敦孝友參異教期壽耇志不伸數實圄述銘辭播永久石可泐兮名不朽

亡女張孺人戴氏墓碣銘

浦江張氏居縣南戴氏居縣北素以道義相厚善張氏有子曰琪戴氏有女曰鳳皆賢兩家父母皆願與為昏而戴氏之女遂歸張氏張氏富室戴氏乃寒門於其歸也衣飾服御皆母嫁時物其約素可知然然列處華靡怡然無愠容或誚之曰我自樂此也觀其意葢不忍豪髮傷父母心在父母家父母衣食待之而後安昆弟姑姊妹咸賴以拊循在夫家事舅姑如父母待伯叔娣姒如

兄弟姊妹相夫以成其志而宜於家嚴饋祀和屬人慈
幼字微無不合於義歸數年無子即子其夫之兄子機
幼而姁姁撫之長而教育之曰吾待之甚於已出然後
家人待之能不異吾之所出也舅姑卒喪之戚而禮語
及必泣下沾襟謂不得盡婦職母病經年晝夜扶持忘
其身之憊歿則哀毀成疾終喪而瘽然不能勝人事益
久而益殆一日集家衆訣别從容若常時氣奄奄猶忍
死待弟而弟至忍死待父而念父之不及見移頃而絶

內外大小聞之無不傷悼後一年其夫卜兆於家旁之松山將以月日葬以書馳告其父戴良曰昔梅聖俞妻謝氏年三十七而亡聖俞閔其賢而蚤世也請於歐陽文忠公述銘以著其不朽今吾妻之賢實同謝氏而即世之早亦如之獨為之夫者無聖俞之學不能致文忠之銘揭諸墓謗有之知子莫若父幸賜一言少慰亡魂於地下予曰嗚呼甚矣老者之痛其女也何能過吾之悲哀以寫無窮之憾乎遂涕泣而序之張氏之父曰誼

母于氏戴氏之父曰良母趙氏一子即機生於元之至正辛巳六月二十一日年十七歸張氏凡二十有四年而卒洪武己未三月二十五日也得年三十有九明年十二月十七日葬之日也銘曰

戴有孝女張有敬婦既諧舅姑亦順父母作善之報悉享壽耇胡獨汝嗇竟夭而死吾聞盛世父不哭子忍使老親啼號送柩仰天俯地無所歸咎刻辭墓門庶幾永久

祭文

祭揭祕監文

惟公之先玉藴珠藏逮及顯考始大而昌紫衣象版金馬玉堂當元盛際輝映四方如唐昌黎如宋歐陽公纉厥家纂文有光儒林杞梓藝苑鳳凰公之學問洞徹汪洋既遡濂洛復泝湖湘折以聖言會乎衆長公之詞語峻潔渾剛上規莊屈下法班揚一掃塵軌高蹈康莊公之持己仁肝義腸公之接物春日秋霜籍甚聲華亟踐

朝行初居胄監發硎𠛬鋩繼典南宮教繹薦颺乃入詞
垣乃遷奉常文傳四國禮定一王帝念遠民俾莅遐荒
曰省曰憲以騰以驤揚涇激渭走仆起僵我黨聞之驚
喜失牀長途方騁時忽搶攘垂翼海島失勢江鄉竭來
四明假榻僧房朝冰暮蘗清苦自將回視故里一何渺
茫公其處之渾似鄉邦耆人宿德日就凋喪惟公歸然
若魯靈光庶幾百歲兀此老蒼斯文柱石吾道垣墻如
何今者天降不祥一疾而徂事出倉皇居四品秩亦云

顯彰壽踰七旬孰曰夭殤況有賢子逸氣昂昂肯堂肯搆吐語成章公雖已矣夫豈真亡我等與公同處異鄉稱詩譽文咸被教綱公有疾疢我藥我嘗為留庶日已遂平康餞我於庭神全氣强曾不信宿凶訃在傍公初病亟忍死我望臨絕之夕語猶琅琅公實知我我其敢當負此幽冥吁嗟痛傷長號送終涕淚霑裳一奠告情俾也可忘嗚呼哀哉尚饗

祭汪遯齋文

嗚呼生而無見於時為凡民死而無聞於後非偉人有見有聞維我汪君君之方幼敏睿倜儻習詩禮於家庭親俎豆於鄉黨及其既壯學葩而正紹聞先達之格言密受師資之正印外無物之不燭内無理之不瑩近而舉之學遠而薦之鄉儼麟筆之炳煥庶鵬程之奮揚志則孔高時不吾以俗學薰骨危言入髓嗚丹鳳於燕雀之壇奏黄鐘於箏笛之耳亶一意以孤行亦羣情之所忌始教丹陽繼攝鄉縣東閩南臺亦辟於掾乃三仕而

三已信吾道之方賤迨至末暮僅拜朝除作令五載於海之隅既刑政之克脩亦教化之荐敷遂使魚鹽之俗胥為禮義之居方礲石以紀功忽挂冠而歸沐何遭世之孔艱復稟命之不淑攝提轉而屈子乘鸞單閼逢而賈生賦鵩雖運會之偶然抑民生之無祿然其聲譽之靄靄固已傑出於當時而於文字之超卓又足歴歲月而昭垂其亦有以自附於偉人之列而不為凡民之歸矣顧念長途漫漫言笑晏晏扁舟餞别欵馬聚散謂雲

山之可期竟此身之成幻嗚呼哀哉大道之行老不哭死奈何九十之親翻送六旬之子此遠近聞之所以神飛而魄褫也吾儕小人悉俾深知或姻親之早結或交友之晚依或以編氓而承事或以門第而得師當訃音之遠播聊設位以致祠嗚呼哀哉哭野則疏哭寢則疑爰即僧舍以聲我悲葢上為吾道惜而下以悼其私嗟嗟汪君知乎不知尚饗

祭外舅趙處士文

維年月日子壻戴良謹於羇旅具香幣之奠併錄墓銘一通遣從子溫展告於外舅故梅石處士趙公之靈惟公純德懿行足以範乎俗卓識高風足以勵乎世顧抱負之何如豈窮通之有異方國步之無虞戒舟車而遠逝或西江與南粵或東甌與北薊觀其目力之所及與夫足跡之所至非名山大川之瑰瑋則寓縣神州之雄麗然不過資筆底之詩材擴胸中之文氣詎金紫之足拾任纓緌之可貴迨春秋之孔高益舒情而肆志高予

冠之岌岌長子佩之纚纚或訪柳於東鄰或彈碁於南里上不恤夫天運之變遷下不聞乎世道之隆替緣有子而有孫庶優遊以卒歲裘葛已適乎溫凉食飲肯虧乎甘旨雖儒素之酸寒要娛情於莫菡何耄年之已屆竟期頤之難企良也不才忝居門壻爰自童烏即承教示當磨礱之浸久稍知名乎士類暨方面之需賢遂牽聯於班綴曾榮遇之幾何歘風塵之交起視我得與我失每心存乎憂喜念終始之恩情實淪肌而浹髓謂忘

義於暫疏乃承凶於永棄想丹旐之翩翻尚遲疑乎别袂胡事生之既失仍送死之莫遂幸臨没之緒言猶託我以銘誄儼鬼神之如在敢斯須之遺墜望蒼天而致辭託迴風以揮淚靈其有知鑒此誠意尚饗

祭趙立道文

嗚呼昔我蒙幼我居下里子以名門來壻伯姊遂縁姻好同踔並跱既親且昵人莫與比子返於邑我來自山授館授粲顧之眷然彼渾以剛此悖而頑諄諄誨化罔

匪德言荐及成人憂我無配不著不蔡室以賢妹繼兹
而後愈狎愈愛我往子來何有内外蛩響之夕鳥鳴之
朝林遊野處子歌我謡或喜以笑或悲而咷凡我之逢
亦子之遭曾不幾時兵戈四起爰究爰度我行子止日
月于邁倏踰一紀生濶死休後會有幾兩地相望各天
一涯子不出鄉我尚為羇我有家室將子是依子之不
淑嗟我之衰我昔西征子實命我思而弗得遂不我可
惟不子從卒罹轗軻以至於今殃慶罔保興言及之隕

涕傷神豈不欲往道阻曷因庶幾後此天合朋鄰此志莫諧長負幽冥嗚呼居不恤患疾不視藥斂不憑棺瘞不繞槨莫補我愆何承子託天固使之亦心之怍噫其已矣永隔死生我誠孰鑒我衷孰明祭以叙哀文以告情有淚如河與酒俱傾嗚呼哀哉尚饗

祭先姊趙安人文

維年月日弟戴良謹於逆旅遣姪溫遠致香幣之奠併墳記眞賛各一通展告於先姊安人柩前而侑以文曰

嗚呼哀門薄祐降集艱危由始暨終可愕可悲我之初
生母病痱痿朝斯夕斯呱呱涕洟姊實念我負任提攜
既虞水火亦免癘疵越在髫齓姊已有歸乃復挾我問
友求師壯有室家晚築門基教男配女咸姊之依爰及
暮齒遭逢百罹倉皇播遷保此庸癡千里故鄉相望歔
欷每申訓語俾遠禍機暨官方面曾不幾時城郭如昔
人民已非乃淪草莽曰海之湄頓地號天惟姊之思飢
不知食寒不知衣孰謂斯日凶報遠馳嗚呼哀哉疾不

視藥斂不憑屍葬不繞墳生死恩虧臨沒有命俾記容儀寧敢遺墮上天實臨之乃陳贊辭以揭孝帷併輯懿行篆之墓碑顧纏世議奔赴莫宜我志孰明我愆孰禆先王制禮情義並施喪服大功今必以期遥望松楸歸瘞有期長慟送哀終天永辭尚饗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四至二十六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沈應麟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四

元 戴良 撰

越遊稾第一

辭

和陶淵明歸去來兮辭

余客海上追和淵明歸去來詞葢淵明以既歸為高余以未歸為達雖事有不一要其志未嘗不同也

歸去來兮時不我偶將安歸念此生之如寄忽感悟而

增悲老冉冉其將及體力歘乎莫追旁人見余以驚愕曰影是而形非望東南之歸路想兒女之牽衣顧迷途之已遠愧前賢之知微緬懷故山若蹲若奔鬱乎松楸擁我衡門田園故在圖書尚存散襟頽簷亦有一尊無囂聲之入耳無憂色之在顔比鷦鷯與蝘蜓固無適而不安胡出疆以載質脂余牽之間關奉先師之遺訓冀國光之一覲豈禍福之無門乃一出而一還因傷今以懷昔心欲絶而桓桓歸去來兮姑放浪以遐遊既反觀

而內足復於世以何求使有榮而有辱寧無樂以無憂
匪斯世之可忘懼夫人之難疇我之所歷如水行舟始
欹傾於灘瀨終倚泊乎林邱視末路之狂瀾覩薄俗之
橫流知此來之幸濟誠祖考之餘休已矣乎富貴眞有
命利達亦有時時命未至誰為留歲云莫矣今何之古
人不可見來哲亦難期逐猿鶴以長往俯隴畝而耘耔
歌接輿之古調和淵明之新詩為一世之逸民委運待
盡葢無疑

五言古詩

和陶淵明雜詩十一首

大鈞播萬類飄忽如風塵為物在世中倐焉成我身弟兄與妻子於前定何親生同屋室處死與邱山鄰彼蒼無私力宵盡已復晨獨有路旁堠長閱往來人

憶昔客吳山門對萬松嶺松下日行遊況值長春景趨來卧窮海時秋枕席冷還同泣露蛩唧唧弔宵永豈無棲泊處寄此形與影行矣臨逝川前途無由騁以之懷

往年一念詎能靜
羲馭不肯遲榮悴詎可量舉頭望穹昊日月已宿房隕
霜凋衆類慘慘未渠央李梅忽冬實又復值愆陽物化
茍如此秪亂我中腸
遜默度危時無如莊與老膏火終受焚樗櫟庶自保我
昔獻三策論辨吻常燥一閒倚伏言頗恨歸不早此理
端足信明月耿中抱愁絶舊同袍學廣未聞道
我無猛烈心出處每猶豫或同燕雀棲或逐梟鸞翥向

焉固非就今者孰為去去就本一途何用獨多慮但慮
末代下事事古不如從今便束裝移入醉鄉住醉鄉固
云樂猶是生滅處何當乘物化無喜亦無懼
東漢有兩士幼安與程喜爰得交友心知音乃餘事伯
牙絶其絃豈亦會斯意如何百代下不與昔人值涉江
採芳馨頹波正奔駛四顧無寄者三嗅復棄置
唐堯忽以遠遺風寢禍迫子陵識其機覓別洛陽陌自
非大聖人誰能試堅白長嘯望前途宇宙乃爾窄徘徊

東海上�遇烟霞客此事已荒唐且向環中宅
朝耕谷口田暮採陌上桑歲晩望有收嗟哉成粃糠白
頭去逐食所謀惟稻粱嗷嗷天海際何異鴈隨陽昨宵
得奇夢可喜復可傷為言東海上却粒有其方早晩西
王母酌以瑶池觴
天地有常運陰陽無定端夏蟲時不永安覩歲月遷嗟
我在世中倏忽已華顛何能得仙訣拾取朝霞飡蓬萊
去此近欲往無由緣從今棄諸事盡付悟真篇

秦灰未遽冷於古何所稽前行有衢路往往變巖崖我來一問津感歎傷人懷是道在天地大可六合彌諸儒拾煨燼破裂日愈離遂令高世才放蕩莫控羈時無洛中叟此事諒終虧

文武久不作周德日以涼老聃隱柱史莊叟避濠梁正聲淪鄭衛禮俗變遭鄉是來談治道夏蟲以鳴霜悠悠遡黄唐古意一何長

和陶淵明擬古九首

皎皎雲間月濯濯風中柳一時固云好相看不堅久我
昔途路中談笑得石友殷勤無與比常若接杯酒當其
定交心生死肯余負一朝臨小利何者為薄厚平居且
尚然緩急復何有

撫劍從羈役歲月已一終借問所經行非夷亦非戎中
遭世運否言依葢世雄塵埃縱滿目肯汚西來風舉世
嘲我拙我自安長窮孤客難為辭寄意一言中

白日忽已晩流光薄西隅老人閉關坐慘慘意不舒日

月我户牖天地吾室廬自非奪元化此中寧久居今夕復何夕涼月滿平蕪悠悠望去途歎息將焉如

我昔年少時高視隘八荒惟思涉險道誰能戒垂堂南轅與北軌所歷何杳茫一旦十年後盡化爭戰場豈無英雄士幾人歸北邙撫此重長歎壯志失軒昂斂退就衡宇慼慼守一方往事且棄置身在亦奚傷

圭玷猶足磨甑墮不可完素行有一失誠負頭上冠孔門諸弟子賢者是曾顏超然季孟中窮達了不關我嘗

慕其人相從叩兩端形影忽不及咄咄指空彈取琴置膝上以之操孤鸞寸心固云若中有千歲寒天運相尋繹世道亦如茲王孫泣路旁寧似開元時所以古達人是心無磷緇弁髦視軒冕草澤去不疑西方有一士與世亦久辭介然守窮獨富貴非所思豈不痒且艱道勝心靡欺恨無史氏筆為君振耀之誰是知音者請試絃吾詩

勸君勿沉憂沉憂損天和尊中有美酒胡不飲且歌我

觀此身世變幻一一何多無相亦無壞信若空中花㦖㦖以終老君今其奈何

故國日已久朝暮但神遊誰謂相去遠夙昔隘九州此計一云失坐見歲月流歲月未足惜恐遂忘首邱在昔七人者抱節去衰周不遇魯中叟履跡將安求

牆頭有叢菊粲粲誰復採蹉跎歲年晚香色日以改我欲一往問渺渺阻烟海遥知霜霰繁莖葉不余待亦既輕去國已矣今何悔

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并序

余性不解飲然喜與客同倡酬士友過從輒呼酒對酌頹然竟醉醉則坐睡終日此與陶然壬子之秋乍遷鳳湖酒既艱得客亦罕至湖上諸君子知余之寡歡也或命之飲或饋之酒行遊之暇輒一舉觴飲雖至少而樂則有餘因讀淵明飲酒二十詩愛其語淡而思逸遂次其韻以示里中諸作者同為商榷云耳今晨風日美吾行欲何之平生慕陶公得似斜川時此

身已如寄無為待來玆況多載酒人任意復奚疑山顛與水裔一觴歡共持

好鳥不鳴旦好水不出山入冥而止坎古亦有遺言所以彭澤翁折腰愧當年不有酣中趣高風竟誰傳

淵明曠達士未及至人情有田惟種秫似為酒中名過飲多患害曷足稱養生此生如聚沫忽忽風浪驚沉醉固無益不醉亦何成

一鳥乘風起逍遥天畔飛一鳥墮泥塗嗷嗷鳴聲悲升

況亦何常特去兩無依我昔道力淺磬折久忘歸邇來解其會百念坐自衰惟尋醉鄉樂一任壯心違

昔出非好榮今處非避喧中行有前訓恐遂墮一偏商於四老人遺之在西山朝歌紫芝去暮逐白雲還當其扶漢儲亦復吐一言

紛紜世中事夢幻無乃是方夢境謂真既覺境隨毀豈惟世事然我身亦復爾請看竺乾書此語諒非綺

幽蘭在浚谷衆卉沒其英清風一吹拂卓然見高情萬

物皆有時泰至否自傾蟄雷聲久閟未必先春鳴有酒且歡酌何用歎此生

三春布陽德萬物發華滋凌霄直徼頮近亦附喬枝低迷衆無覩高出乃見奇煌煌九霄中榮夸遽爾為我道似不爾一笑懸吾羇

我卜山中居柴門林際開湖光并野色一一入吾懷勿言此居好殆與素心乖越鳥當北翔夜夜思南棲蛟龍去窟宅常懷蟄其泥此土固云樂我事寡所諧惟於酣

醉中歸路了不迷時時沃以酒吾駕亦忘回
悠悠從羈役故里限東隅風波豈不惡遊子念歸途朝
隨一帆逝暮逐一馬驅如何十舍近翻勝千里餘在世
俱是客且此葺吾居
我如北塞駒困此東南道有力不獲騁長鳴至於老苒
苒陰陽移萬物遞榮槁既無騰化術此身豈長好一朝
委運往恐遂失吾寶何當攜麯生縱浪遊八表
靡靡歲云晏此已非吾時深居執蕩志逝將與世辭破

屋交悲風得處正在茲握粟者誰子無煩決所疑道喪
士失已節義久吾欺於心苟不愧窮達一任之
世間有真樂除是醉中境可能得美酒一醉不復醒陶
生久已沒此意竟誰領東坡與子由當是出囊穎和陶
三四詩粲粲夜光炳
里中有一士愛客情亦至生平不解飲而獨容我醉我
亦高其風往還日幾次爾汝且兩忘何知外物貴尚慣
數見疏淡中自多味

老我愛窮居蒿蓬荒繞宅與世罕所同車馬絶來迹寓形天壤内幾人年滿百顧獨守區區保此堅與白若復不醉飲此生端足惜

大男逾弱冠粗嘗傳一經小男年十三玉骨早已成亦有兩女子家事幼所更女解事舅姑男可了門庭悉如黄口雛未食已先鳴此日不在眼何以慰吾情

五十知昨非伯玉有遺風而我豈謂然野蓬生麻中年來更世患頗悟窮與通所失豈魯寶所亡非楚弓

棲棲徒旅中美酒不常得偶得弗為飲人將嘲我惑天運恒往還人道有通塞伊洛與瀍澗幾度弔亡國酒至且盡觴餘事付默默

結交數丈夫有仕有不仕靜躁固異姿出處盡忘已此志不獲同而我獨多恥先師有遺訓處仁在擇里懷此頗有年兹行始堪紀四海皆兄弟可止便須止酣歌盡百載古道端足恃

陶翁種五柳蕭散本天真劉生荷一鍤似亦返其淳步

兵哭途窮詩思日以新子雲草太元亦復賦劇秦四士今何在賢愚同一塵當時不痛飲為事亦徒勤嗟我百代下頗與四士親遥遥涉其涯斂然一問津但懼翻醉墨汙此衣與巾君其恕狂謬我豈獨醒人

和陶淵明移居二首并序

余去歲六月遷居慈溪之華嶼迨今逾一年僻處寡儔頗懷鳳湖士俗之盛意欲居之後遊其地得錢仲仁氏山齋數椽遂欣然徙家焉因和此二詩以呈仲

仁

昔我客華嶼古寺分半宅窮年無俗調看山閱朝夕如何舍之去遥遥從茲役朋遊方餞送賦詩仍設席共言新居好今更勝疇昔高歌縱逸舟持用慰離析

我未踐斯境已賦考槃詩懷此多年歲一廛今得之陶翁徙南村言笑慰相思斗酒洽鄰曲亦有如翁時投身既得所何能復去茲鷦鷯一枝足古語不余欺

和陶淵明歲暮答張常侍一首

長蛇驚赴壑逸騎渴奔泉歲月亦如是吾生復何言容鬢久已衰矧茲憂慮繁俯仰念今昔其能免厥愆馬老猶伏櫪鳥倦尚歸山一來東海上十載不知還竟如庭下栢受此蔓草纏莖葉日已固何有挺出年人生無定在形迹憑化遷請棄悠悠談有酒且陶然

和陶淵明連雨獨飲一首并序

吾居海上旅懷鬱鬱方錢諸地主時饋名酒慰此寂寥悶至輒引滿獨酌坐睡竟日乃和此詩以寄

平生不解醉未飲輒頽然近賴好事人置我嵇阮間一酌憂盡忘數斟思已仙似同曾點輩風此舞雩天人道何所本乃在羲皇先如何末代下莫挽淳風還淫雨動連月此日復何年履運有深懷酒至已忘言

和陶淵明詠貧士七首并序

余居海上之明年適遭歲儉生計日落飢乏動念況味蕭然乃和此七詩以寄鶴年且邀同志諸公賦

烏鵲失其羣棲棲無所依豈不遇良夜誰共星月輝兩

翮已云倦何力求奮飛遥見青松樹决起一來歸孤危
正自念復慮歲晩飢苟遂一枝託安知溝壑悲
大道邈難及我已後羲軒代耕非所願十年躬灌園晨
興當抱甕破突寒無烟寥寥千古心豈暇相磨研鳳兮
有遺歌三歎諷微言餘生倘可企託知此前賢
永夜寒不寐起坐彈鳴琴清哉白雪操世已無知音座
上何所有五窮迭相尋呼酒欲與酌壓罍屢罄斟簞瓢
世所棄鼎食衆爭欽固窮有高節誰見昔賢心

長吟望穹昊煜煜明降婁時秋屬收斂此願竟莫酬自
余逢家之歲月幾環周姬公忽以遠白屋終懷憂我豈
忘世者嗟哉誰與儔伯夷本不隘此說君當求
陶翁固貧士異患猶不干公田足種秫亦且居一官我
無半畝宅三旬纔九餐況多身外憂有甚飢與寒委懷
窮檻下何以開此顏清風颯然至高歌吾掩關
僦居當陋巷舉目但蒿蓬豈忘翦刈心家窶罕人工且
兹敦苦節竊附楚兩龔其人不並世兹懷誰與同有榮

方覺辱無屈豈求通適值偶耕者欣然將往從
疇昔解塵鞅撫劒遊東州飢劬十年久遂與樵牧儔世
人見不識翳然成俗流子廉感妻仁靖節為子憂因念
南歸日此責復難酬吾事可奈何終以愧前脩

題巽上人遊息軒

名山鬱岧嶤飛軒起宏敞覺花墮檻明忍草緣堦長日
落萬壑冷風振百泉響掃庭驅虎出倚欄延月上雲影
共棲息山光同偃仰晩磬度筠清夕窗含澗爽偶造幽

人境獲陪芳景賞談元悟道言觀妙滅塵想良遊雖暫適多累詎長往所以俗中人昏昏在天壤

次韻答張靜虛

天運無停晷星紀奄已中悠悠悲逝景靡靡慚化工貞操失蒼蒨弱植謾葱蘢益壽之丹朮養生疑絳宮仙遊時既晚客行歲屢終驚塵歎斐斐駭浪聽洸洸魯連寧蹈海殷浩第書空庶思抱微尚豈謂表孤忠於焉遇鄉耋久亦隱牆東形類啄苔鶴心同避弋鴻觀器驗覆昃

察人識盈冲常時被芳訊及兹聆緒風聯裀彰愛昵列飲慰覊窮蘭巵遵近約綺席示前豐篤顧荷吟伯陪次辱文雄談諧重珠玉榮顧薄苓通遘揆情情已愜即道道已隆孤葩耀霜逕獨鶚奮秋嵩昔聚動春作今離覯歲功緊翰承存故希聲忸聽聰誠言非外奬德意自中充鳴嚶固睦耳躧步當省躬寡和難為繼淑貺豈所蒙屬美謝巴曲撫志愧南翁

觀雨憶竹梅翁

陽景蔽秋節愁霖久未收既騰舜江水亦涌秦湖流朝

旦振衣起言登川上樓兩目固云曠撫事多離憂為懷

我儔侶年大雪盈頭近緣促官課滯彼海東州滷液入

庭潤鹽烟當座浮行潦作蹊逕沉泥壅道周跬步不能

出兀若坐虛舟得似客遊日長途騁驊騮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四